



讖語卷四

明豫章郭子章彙編

明西蜀張養正訂校

唐

朝野僉載西京朝堂北頭有大槐樹隋曰唐興  
村門首文皇帝移長安城將作大匠高穎常坐  
此樹下檢校後栽樹行不正欲去之帝曰高穎  
坐此樹下不須殺之至今先天一百三十年其  
樹尚在柯葉森疎根株盤礴與諸樹不同承天

門正當唐興村門首今唐家居焉

芝田錄隋煬帝與神堯高祖俱是獨孤外家神堯與煬帝常侮有恠每朝謁退煬帝背有詞後因賜宴煬帝於衆因戲神堯神堯高顏面皺帝目爲阿婆面神堯忿恚不樂泊歸就第快悵不已見文皇已下告文皇皆無言次告竇皇后曰某身世可悲今日更被上顯毀云阿婆面據是兒孫不免飢凍矣竇后欣躍曰此言可以室家相賀神堯不喻謂是解免之詞后曰公封於唐

阿婆乃是堂主堂者唐也神堯渙然冰釋喜悅與秦齊諸王私相賀焉

太原事跡雜記唐北京受瑞壇隋大業十三年高祖令齊王元吉留守辛丑獲青石若龍形文有丹書四字曰李淵萬吉齊王獻之文字映澈宛若龜形帝乃令水漬磨以驗之數日其字愈明內外畢賀帝曰上天明命貺以萬吉宜以少牢祀石龜而爵龜人因立受瑞壇

太原事跡雜記唐武德初太行山大聲曰唐國

輿理萬年

唐書五行志貞觀十七年八月涼州昌松縣鴻池谷有石五青質白文成字曰高皇海出多子李元王八十年太平天子李世民千年太子李治書燕山人士樂太國主尚汪譚獎文仁邁千古大王五王六王七王十風毛木子七佛八菩薩及上果佛田天子文武貞觀昌大聖延四方上不治示孝仙戈八爲善太宗遣使祭之曰天有成命表瑞貞石文字昭然曆數惟永旣旌高

廟之業又錫眇身之祚迨于皇太子治亦降貞符具紀姓氏甫惟寡薄彌增寅懼昔魏以土德代漢涼州石有文石金類以五勝推之故時人謂爲魏氏之妖而晉室之瑞唐亦土德王石有文事頗相類然其文初不可曉而後人因推已事以驗之蓋武氏革命自以爲金德王其佛菩薩者慈氏金輪之號也樂太國主則鎮國太平公主安樂公主皆以女亂國其五王六王七王者唐世十八之數

唐太宗得秘讖言唐中弱有女武代王以問李淳風對曰其兆既成已在宮中又四十年而王王而夷唐子孫且盡帝曰我求而殺之奈何對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而王者果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陛下所親愛四十年而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復生壯者多殺而逞則陛下子孫無遺種矣帝采其言止

唐太宗問一行世數禪師製葉子格進之葉子

言二十世李也自高祖至哀帝共二十帝

唐高祖武德初製開通錢仰篆隸八分體十文

重一兩爲開通元寶亦曰開元通寶背有眉乃

文德寶后指甲痕也進樣時悞以甲承之其銅

劑後人皆不能法今獨隸體錢行於世八分與

篆體錢皆不復見矣開元之讖已見武德

年矣

開元二年薛謙光上書武后鼎銘有云上玄降

鑒方建隆基爲玄宗受命之符姚崇表加隆基

玄宗諱也玄卽謚號也

唐高宗造鏡殿武后意也四壁皆安鏡爲白晝  
秘戲之需帝一日獨坐其中劉仁軌奏事入驚  
走下階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臣見四壁有數  
天子不祥莫大焉帝立命剔去后聞之不悅改  
周後復建之楊廉夫詩鏡殿青春秘戲多玉肌  
相照影相摩六郎酣戰明空笑隊隊鴛鴦漾淥  
波

唐五行志天寶後詩人多爲憂苦流寓之思及  
寄興于江湖僧寺而樂曲亦多以邊地爲名有  
伊州甘州涼州等曲其曲遍繁聲皆謂之入破  
又有胡旋舞本出康居以旋轉便捷爲巧時又  
尚之破者蓋破碎云

朝野僉載唐明堂主簿駱賓王帝京篇曰倏忽  
搏風生羽翼須臾失浪委沙泥賓王後與徐敬  
業興兵揚州大敗投江水而死此其讖也

朝野僉載唐趙公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  
氊帽天下慕之其帽爲趙公渾脫後坐事長流  
嶺南渾脫之言於是效焉

朝野僉載唐魏王爲巾子向前踣天下欣欣慕之名爲魏王踣後坐死智者言李氏太盛也

明皇十七事天寶中上於內道場爲兆庶祈福親製素黃文及登壇之際其文乃自然凌空而上騰於天也聞空有言云聖壽延長王公已下請編入史冊制從之

朝野情詩天寶中李進周頗有道術多在禁署徙居宮觀於所居院內題詩不啻千言皆預紀上皇幸蜀祿山僭位之事初亦不悟後方豁然

略舉一篇云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如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貴妃小字阿環山下鬼嵬字也

劉公嘉話錄劉禹錫曰逆胡之將亂中原梁朝志公大師已贈詞曰兩角女子綠衣裳却背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兩角女子安字也綠者祿也一止正月也果正月敗亡聖矣夫志公之寓言也

宣室志衛先生大經解良人生而閉門讀書周

知曆象壽終葬於解良之野開元中大水姜師度奉詔鑿無鹽河以溉鹽田掘至衛先生墓得一石刻曰姜師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又開元中江南大水玄宗詔馬御史往巡之至江南忽見道傍有墓浸水念之命遷於高原既發墓得誌石誌後有二十言曰爾後一千年此地化為泉賴逢馬御史遷我向高原驗其年果千年矣

**國史補**馬燧討李懷光自太原引兵至鼎下營問其地名埋懷村乃大喜曰擒賊必矣

**蘇鶚**杜陽雜編代宗廣德元年吐蕃犯便橋上幸陝王師不利常有紫氣如車蓋以迎馬首及迴潼關上歎曰河水洋洋送朕東去上至陝因望鐵牛蹶然謂左右曰朕年十五六宮中有尼號功德山言事往往神驗屢撫吾背曰天下有災遇牛方迴今見牛也朕當迴爾是夜夢黃衣童子歌於帳前曰中五之德方峩峩胡胡呼何奈何詰旦上具言其夢侍臣咸稱土德當王胡虜破滅之兆也

黃衣土之色中五土之數峩峩者高盛之義也



諸言 卷四  
德宗初欲西行有知星者奏上曰逢林卽住上  
曰豈可令朕處林木間乎姜公輔曰不然但以  
地名亦應及奉天尉賈隱林謁上於行在上觀  
隱林氣宇雄俊是忠烈之家而名叶知星者語  
隱林卽天寶末賈循之猶子也上因延於臥內以採籌略以手  
板畫地陳攻守之策上甚異之隱林因奏曰臣  
昨夜夢日墜地臣以頭戴日上天上帝曰日卽朕  
也此來事莫非前定遂拜爲侍御史糾劾行在  
尋遷左常侍後駕遷幸梁州而隱林卒

大曆中澤潞有僧號普滿建中初於潞州佛舍  
題詩云此水連涇水雙珠血滿川青牛將赤虎  
還號太平年此水者泚字涇水者自涇州兵亂  
雙珠者泚與弟滔青牛者興元二年乙丑歲乙  
木也丑牛也次歲改貞元元年丙寅虎也是  
歲賊平故也

朱泚旣僭號名其舊第曰潛龍宮移內府珍貨  
以實之占者以爲易稱潛龍勿用此敗祥也  
因話錄裴晉公貞元中作鑄劍戟爲農器賦其

言言 卷四  
首云皇帝之嗣位三十載寰海鏡清方隅砥平  
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憲宗平蕩  
宿寇數致太平正當元和十三年而晉公以文  
儒作相竟立殊勲爲章武佐命觀其辭賦氣概  
豈非異日之讖

裴度征淮西掘得一碑上有讖云井底一竿竹  
竹色深深綠雞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  
有識者曰雞未肥肥去月乃巳字酒未熟去水  
乃酉字後果以巳酉日擒吳元濟宋人四六有

學慙鼠獄智乏雞碑下句正用此事鼠獄張湯  
傳

馬永卿嬾真子退之石鼓歌云鐫功勒成告萬  
世鑿石作鼓墮嗟峨從臣才藝咸第一簡選撰  
刻留山阿或云此乃退之自况也淮西之碑君  
相獨委退之故於此見意此說非也元和元年  
退之自江陵法曹徵爲博士時有故人在右輔  
上言祭酒乞奏朝廷以十橐駝載十石鼓安太  
學其事不從後六年退之爲東都分司郎官及

詩言 卷四 九  
爲河南令始爲此詩歌中備載此事明甚後元和十二年春退之始被命爲淮西碑前歌乃其識也又云日消月鑠就埋沒而淮西碑亦竟磨滅恐亦識也

唐王廷湊立遣人就鄴迎五明置於府曾從容問乩將來祿壽道人曰三十年願明公竭節勤王保神嗇氣必享殊壽後裔兼有二王廷湊曰素無勲德此言非所敢望因以數百金爲壽二王景崇封常山王鎔爲趙王也

耳日記

大中末京城小兒疊布蘸水向日張之謂揆暈及宣宗自鄆王卽位揆暈之言應矣宣宗製泰邊陲曲其詞曰海岳晏咸通及上垂拱而年號咸通焉

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遁跡爲僧一日遇黃蘗禪師同遊因觀瀑布黃蘗詠一聯而下韻不接云千岩萬壑不辭勞遠看方知出處高宣宗續云谿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其後宣宗嗣位兆見於此宣宗以後懿僖之際內難不

靖則作波濤之讖也

俞文豹清夜錄黃巢舉進士不中第嘗賦菊詩曰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衝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朝廷不能收拾之遂聚衆爲盜號衝天大將軍卒陷長安此菊詩讖也

唐書僖宗改元廣明黃巢入長安僭號大齊改元金統謂廣明之號去唐下體而著黃家日月

以

付瑞

天寶初有范氏尼者知人休咎顏魯公妻黨之親也魯公尉醴泉詣范尼問命曰神巫某官階盡得五品否范笑曰階爲一品顏郎所望何其卑耶魯公曰官階盡五品著緋衫帶銀魚兒子補齋郎某之望滿矣范指座上紫絲布簾曰顏郎於衫色如此其功勞名節皆稱是壽過七十七已後不要苦問魯公再三窮詰范曰顏郎聰明過人問事不必到底及魯公爲太師使於蔡州乃歎曰如范師姨言吾命懸于賊必矣

戎幕閑談常侍

孟浩然為王維所知維待詔金鑾殿召之商榷  
 風雅忽遇上幸維所居浩然錯愕伏牀下維不  
 敢隱奏聞上曰朕素聞其人因召見浩然誦所  
 作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故廬不才明主棄多  
 病故人踈上曰朕未嘗棄人卿自不求仕因命  
 放歸南山遂成明主棄之讖

汾州有易生非卜筮而前知柳公綽嘗問之易  
 曰僕射只怕入井後果於并州遇疾

柳氏家訓序

李贊皇初掌北門奏記有日者說曰公他日位  
 極人臣但厄在白馬爾及登相位雖親族中亦  
 未有蓄白馬者會昌初專持國柄然性多忌刻  
 翰林學士白敏中大懼遂諷給事中韋弘景上  
 言相府不合兼領三司錢穀專政大甚武宗由  
 是疑之及宣宗即位白自內廷登庸出德裕為  
 荆南節度使旋有吳汝納之獄刑部侍郎馬植  
 專鞫其事盡得德裕黨庇之迹因是坐罪竄南  
 海歿而不返厄在白馬其信乎

要氏談錄

李衛公為并州從事忽有王山人者請謁公命與坐乃曰其善按冥也公初未之奇因請正寢備几案紙筆香水而已因令垂簾伺之生與公偕坐西廡下頃之王生曰可驗矣紙上書八字甚大且有楷注曰位極人臣壽六十四王生遂請歸竟不知所去及會昌朝三策一品薨於海南果符王生所按之年

松憲雜錄

孫光憲北夢瑣言唐進士來鵬詩思清麗福建韋尚書岫愛其才曾欲以子妻之不果爾後遊

蜀夏課卷中有詩云一夜綠荷風翦破賺他秋雨不成珠誦者以為不祥是歲不隨秋賦而卒於通議郎人謂詩讖

趙嘏詩曰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間人果止於渭南尉渭南水邊也為嘏詩讖

五代

北夢瑣言唐乾符中荊州節度使晉公王鐸後為諸道都統時木星入南斗數夕不退鐸觀之問諸星者吉凶安在咸曰金火土犯斗即為災

惟斗當爲福耳或然之時有術士邊岡洞曉天文精通曆數謂晉公曰惟斗帝王之宮宿惟木爲福神當以帝王占之然則非福于今必當有驗於後未敢言之他日晉公屏左右密問岡曰木星入斗當王之兆木在斗中朱字也識者言唐世嘗有緋衣之讖或言將來革運或姓裴或姓牛以裴字爲緋衣牛字著人卽朱也所以裴晉公度牛相國僧孺每羅此謗李衛公斥周秦行記乃斯事也安知符於碭山之朱乎

稽神錄梁開平二年使其將李思安攻潞州營於壺口關伐木爲柵破一大木木中朱書隸文六字曰天十四載石進思安表上之其羣臣皆賀以爲十四年必有遠夷貢珍寶者其司天少監徐鴻謂所親曰自古無一字爲年號者上天符命豈闕文乎吾以丙申之年當有石氏王此地者移四字中兩豎畫置天字左右卽丙字也移四之外圍以十字貫之卽申字也後至丙申歲晉高祖以石姓起并州如鴻之言

會稽錄初董昌未敗前狂人於越中旗亭客舍多題詩四句曰日日草重生悠悠傍素城諸侯逐白兔夏滿鏡湖平初人不曉其詞及昌敗方悟草重董字日日昌字素城越城隋越國公楊素所築也諸侯者猴乃錢鏐申生屬也白兔昌卯生屬也夏滿六月也鏡湖者越中也

北夢瑣言偽蜀後主王衍以唐襲宅建上清宮於老君尊像殿中列唐朝十八帝真乃備法駕謁之識者以爲拜唐乃歸命之先兆也先是司

天監胡秀林進曆移閏在丙午年正月有向隱者亦進曆用宣明法閏乙酉年十二月既有異同彼此紛訢乃於界上取唐國曆日近臣曰宜用唐國閏月也因更改閏十二月街衢賣曆者云只有一月也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國滅胡秀林是唐朝司天少監仕蜀別造永昌正象曆推步之妙天下一人然移閏之事大爽曆議常人不可輕知之

孟貫詩云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周世宗問



論言 卷四 三  
之曰朕伐叛弔民何謂有巢無主所謂嚙喉觸  
諱也然周祀竟亦無主

吳淑江淮異人錄錢處士天祐末遊於江淮嘗  
止金陵楊某家中夜忽起曰地下兵馬相闕云  
接令公聒我不得眠人莫之測明日義祖自京  
口至金陵時人無有預知者錢又每爲讖詩說  
方來事言李氏之祚曰髣髴之間倍楊初吳氏  
有江東四十六年而李氏三十九年或謂楊氏  
自稱尊至禪代二十年故髣髴倍之耳

吳處厚青箱雜記徐溫子知訓在廣陵作紅漆  
柄骨朶選牙隊百餘人執以前導謂之朱蒜天  
祐末廣陵人競服短袴謂之不及秋後十三年  
六月知訓爲朱瑾所殺朱蒜不及秋之應也

王衍舅徐延瓊造第新成衍幸之見其華麗乃  
於廳壁大書一孟字蜀人謂孟爲弱戲之也其  
後孟知祥入蜀館于其第見之歎曰此豈我之  
居乎遂據蜀而王傳位至子昶國除

孟昶未亡時蜀人質錢取息者每將徙居必榜

其門曰召主收贖蓋周世宗屢欲收蜀不果至  
宋太祖乃收之贖卽蜀也

廣南劉龔初開國營構宮室得石讖有古篆十  
六其文曰人人有一山山值牛兔絲吞骨蓋海  
承劉解者云人人有一大人也山山出也值牛  
者龔建漢國歲在丑也兔絲者晟龔位歲在卯  
也吞骨者滅諸弟也越人以天水爲趙爲蓋海  
指宋國姓也承劉者言宋受劉氏降也

宋史參軍周傑天復中棄官攜家南適嶺表劉

隱素聞其名每令占候天文災變傑自以年老  
嘗策名中朝耻以星曆事僭僞乃謝病不出龔  
襲位疆起之令知司天監事因問國祚脩短傑  
以周易筮之得比之復曰卦有二土土數生丑  
成於十二五相比以歲言之當五百五十龔大  
喜龔以梁貞明三年僭號至開寶四年國滅止  
五十五年蓋傑舉成數以避害耳

唐末劉建鋒定長沙遣馬殷領衆浚城濠得石  
碣有古篆十八其文曰龍舉頭假掉尾羊爲兄

言言  
猴作弟羊歸穴猴離次解者以殷乾寧三年丙辰歲代立乃龍舉頭也至乾祐辛亥歲國亡乃猴掉尾也殷子希範以己未歲生又以開運丁未歲薨乃羊歸穴也又子希崇壬申歲生後爲江南所俘乃猴離次也  
馬希振殷之子也清泰中卒葬長沙之陶浦掘得石碣其文曰亂石之壞絕世之岡谷變庚戌馬氏無王蓋馬氏諸王公於周廣順辛亥歲遷于江南然其國之變實在庚戌歲故也

吳越備史錢元懿終年六十六初元懿爲新定有土方生時人號爲龜精嘗疏上辭以貽元懿曰太一接天河金華寶貝多君侯六十六別處下經過至是皆如其言

李昌齡樂善錄陳洪進初與張漢恩爲留從效左右將從效死洪進推漢恩爲留後已爲副使漢恩老且悞洪進實專其事有狂僧行雲者謂洪進曰昔留公多疑人前後誅殺甚衆然不能害公益公當爲此河主且人有千錢祿者尚不

論言  
卷四  
可害况王者乎但坦然任運則他日善終牖下  
子孫蕃盛若懷疑殺人終蒙不善之報洪進深  
以爲然凡帥泉十六年不敢妄殺一人雖犯極  
刑而情理可恕者亦行寬貸初廢漢恩諸子力  
請除之洪進堅持不可故漢恩得以壽終行雲  
聞而歎曰陳氏五侯之報今于此定矣及洪進  
歸朝改鎮福州其子文顯爲通州團練使文顯  
文顓文頸皆爲諸州刺史是爲五侯一如行雲  
之言

沈彬郎中袁州宜陽人卒之年自定葬地子孫  
發土至七尺有石片旣啓下乃得石墓一所靈  
座花臺蓮花燈碗皆青石爲之鑿鑿絕妙又得  
青石銘曰開成二年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  
點留待沈彬來

讖語卷四

終

讖語卷五

明豫章郭子章彙編

明西蜀張養正訂校

宋

宋五行志周廣順初江南伏龜山圯得石函長  
二尺廣八寸中有鐵銘云維天監十四年秋八  
月葬寶公于是銘有引曰寶公嘗爲偈大字書  
于版帛窳之人欲讀之者必施數錢乃得讀訖  
卽冪之是時名士陸陞王鈞姚察而下皆莫知

其旨或問之云在五百年後至卒乃歸其銘同  
葬焉銘曰莫問江南事江南自有馮乘雞登寶  
位跨犬出金陵子建曹司南位安仁潘秉夜燈  
東隣家道闕隨虎遇明徵其字皆小篆體勢完  
具徐鉉徐鍇韓熙載皆不能解及煜歸朝好事  
者云煜丁酉年襲位卽乘雞也開寶八年甲戌  
江南國滅是跨犬也當王師圍其城而曹彬營  
其南是子建司南位潘美營其北是安仁秉夜  
燈也其後太平興國三年淮海王錢俶舉國入

覲卽東隣也家道闕意無錢也隨虎遇戊寅年  
也

宋祖築殿得石有篆書曰歲在申酉汴梁不守  
及徽欽北狩非申酉年殊不可曉其後杜充去  
東京之年乃巳酉也

漢乾祐中荆南高從誨鑿池於山亭下得石匣  
長尺餘扃鑰甚固從誨神之屏左右焚香以啓  
匣中得石有文云此去遇龍卽歇及建隆中從  
誨孫繼冲入朝改鎮徐州龍隆音相近

宋以周顯德七年庚申得天下圖讖謂過唐不及漢一汴二杭三閩四廣又有寒在五更頭之謠故宮漏有六更按漢四百二十餘年唐二百八十九年開慶元年宋祚過唐十一年滿五庚申之數至德祐二年正月降附得三百一十七年而見六庚申如宮漏之數

歸田錄宋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寶此是元人

繼宋之讖

石林燕語陳希夷將終密封一緘付弟子候其

死上之真宗發視無他語但有慎火停水四字或者以為道家養生語或謂意在國事已祥符間禁中數大火遂以為驗上以軍營聚居尤當戒乃命諸校悉書之門愚按火者狄也金與元皆狄也趙天水也慎火

停水言水停於火也此宋亡於金元而言始驗

王闢之澠水燕談種放少舉進士不第希夷謂之曰此去逢豹則止他日當出於眾人初莫喻故放隱於南山豹林谷真宗召見寵待非常拜工部侍郎皆符其言

宋史禮志大中祥符中天書降於左承天門屋南角真宗再拜受之付陳堯叟啓封帛上有文曰趙受命興於宋付於脊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定愚按天書傳聞僞撰然脊孝宗名言興於宋者終付於脊歸太祖之胤也端宗名昞卽正也居其器者守於正言端宗亦守器之主也世七百汴宋九主七世南宋九主亦七世百貂同音前七世亂於金後七世亂於元皆貂也九九定汴宋九主南宋亦九主定訓靜訓止言

九九止也宋末改元多曰定嘉定紹定景定至景定而宋不可爲矣天書傳是僞撰竟與後符豈偶合耶抑僞撰卽讖如詩讖之類耶

慶曆四年貝州卒王則據城叛詔明鎬加討久無功參知政事文彥博請行仁宗欣然遣之且曰貝字加文爲敗卿必擒則未逾月捷報聞詔拜平章事曲赦河北改貝州爲恩州

宋史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仁宗春秋漸高嗣未立默遣內侍至言所言所書有十三郎字



人莫測何謂後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入繼衆始悟大宗正守節請書言不顧迫之得潤州字未幾守節薨贈丹陽郡王

王闢之澠水燕談王元規慶曆末赴吏部選一夕夢一人衣冠高古因訪以當受何地官期早晚書八字與之云時生一陽體合三水既覺不悟意及注官河南府河清主簿凡三字從水到官日正冬至

進士李某者久未第一日訊命日者曰君遇三韓卽發祿李乃徧訪貴人姓韓者冀蒙推轂而卒無知者元豐中朝廷遣使高麗有與李故人者奏名同往至其國考圖籍乃古三韓地也使還賜出身

成都譙開遊大慈寺治平三年上巳夜有人觸其戶開秉燭視之一叟白鬚布裘酣寢戶外開呼之使去行且語曰明年正月聖人當出開意其狂醉不以爲恠視睡處一燒餅一藥帖逐之已不見與可取餅藥以去明年正月神宗位

蘇子美慶曆末謫居姑蘇以詩自放一日觀魚  
滄浪亭有詩云我嗟不及遊魚樂虛作人間半  
世人識者以爲不祥未幾果卒

張舜民畫墁錄宋熙寧以前凡郊祀大駕還內  
至朱雀門外忽有綠衣人出道蹣跚潦倒如醉  
狀乘輿爲之少止謂之天子避酒客及門兩扇  
遽闔門內抗聲曰從南來者是何人門外應曰  
是趙家第幾朝天子又曰是也不是應曰是開  
門乘輿乃進謂之勘箭此近司門符節之制然

踏襲鄙俗至是果命罷之神宗後遂有徽欽北  
轅之禍天子不來也

唐二百八十餘年河決二穀洛城歲爲患攘天津  
浸宮闕墊城郭不已宋無五年不河決而穀洛之  
患殊稀洛中耆舊言伊洛水六十年一泛濫爲祥  
害自祥符至熙寧中自福善坡以北率被昏墊公  
私蕩沒富公晏夫人尚無恙也倉卒以浴桶濟之  
而沈水退死者衆多婦人簪珥皆失多有脫腕之  
苦城下惟福善坡不及城外惟長夏門不及洛中

故有語云長夏門外有莊福善坡頭有宅平日  
但知以其形勢耳至此乃知水讖不苟云  
筆談廬山太平觀乃九天採訪使者祠自唐開  
元中創建元豐二年道士陶智仙營一舍令門  
人陳若拙董作發池忽得一甌封鏽甚固破之  
其中皆五色土唯有一銅錢文曰應元保運若  
拙得之以歸其師不甚爲異至元豐四年忽有  
詔進號九天採訪使者爲應元保運真君遣內  
侍廖維持御書殿額賜之乃與錢文符

曲洧舊聞龐籍帥延安日冬至中夜恍惚間見  
天象成文云龐籍後十年作相當以仁佐天下  
注視久之方滅後十年果爲相

陸務觀老學庵筆記元豐七年秋宴神廟舉御  
觴示丞相王岐公以下公忽暴得風疾手弱觴  
側餘酒霑汗御袍是時京師方盛歌側金盞皇  
城司中官以爲不祥有歌者輒收繫之由是遂  
絕先楚公進裕陵挽詞有云輅從元朔朝時破  
花是高秋宴後萎二句皆當時實事也

筆記天聖明道間京師盛歌一曲曰曹門高未幾慈聖太后受冊中宮人以為驗矣其後宣仁與慈聖皆垂箔攝政而宣仁實慈聖之甥以故選配英廟則徵兆之意若曰曹門之高當相繼而起也何其神哉

老學庵筆記方李順之亂蜀有術士折順名曰自一百八日有西川耳如期而敗吳曦之亂術士折曦字三十八日我乃被戈亦如期而誅

筆記政和宣和間妖言至多織文及擷帛有遍

地桃冠有並桃香有佩香曲有賽兒而道流為公卿受錄議者謂桃者逃也佩香者背鄉也賽者塞也錄者戮也蔡京書神霄玉清萬壽宮及玉皇殿之類玉字旁一點筆勢險急有道士觀之曰此點乃金筆而鋒芒侵王豈吾教之福哉哉筆記林靈素詆釋教謂之金狄亂華當時金狄之語雖詔令及士大夫章奏碑版亦多用之或以為靈素前知金賊之禍故欲廢釋氏以厭之其實亦妖言耳

筆記蔡元長當國時士大夫問軌革往往畫一人戴草而祭輒指之曰此蔡字也及童貫用事又有畫地上奏樂者曰土上有音童字也其言亦往往有驗紹興中秦會之專國柄又多畫三人各持禾一束則又指之曰秦字也其言亦頗驗若以爲妄則紹興中如黑象輦畜書數百冊對人檢之務觀親見其有三人持禾者在其間亦未易測也

俞文豹清夜錄宣和七年預借元宵時有謔詞

云太平無事四邊寧靜狼煙眇國泰民安謾說堯舜禹湯好萬民翹望彩都門龍燈鳳燭相照只聽得教坊雜劇歡笑美人巧寶錄宮前呪水書符斷妖更夢近竹林深處勝蓬島笙歌鬧奈吾皇不待元宵景色來到只恐後月陰晴未保淳祐三年京尹趙節齋與竹預放元宵十二日十四日諸巷陌橋道皆編竹爲張燈計臣僚劄子引此詞末二句爲次年五月五日金入寇之讖十五日早晨遂盡拆去

清波雜志宣和間鈞天樂部焦德者以諧謔被  
遇時借以諷諫一日從幸禁苑上指花竹草木  
詢其名德曰皆芭蕉也上詰之乃曰禁苑花竹  
皆取之四方在塗之遠巴至上林則芭蕉也上  
大笑亦猶鋤澆焦燒四時之戲掘以鋤水以澆  
旣而焦焦而燒也其後毀艮岳任百姓取花木  
以充薪亦其讖也

徽宗政和間有事南郊出南薰門見雲間人物  
隊仗以爲天神來享蓋方士所爲也乃詔諭天  
下建道觀以迎真名之後淵聖出南門見虜酋  
正應迎真之讖自政和以來崇奉道教京師宮  
觀多以真字爲名如通真會真集真之類乃女  
真犯闕之讖又自禁禦及貴近田園皆以莊域  
村落名之亦京城破殘之兆

政和七年詔修神保觀卽俗謂二郎神也都人  
素畏之自春及夏男女負土以獻名曰獻土又  
有爲鬼神飾巡門催納土者人物絡繹帝乘輿  
亦微服以觀之或謂蔡京曰獻土納貢皆非吉

語後有旨禁絕政和後帝中褻衣服喜同臣庶  
實欲爲期門之事而禁苑皆白屋不施五采多  
爲村居野店聚珍禽竒獸麋鹿鶩鶴動數千都  
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音四徹宛若深山大澤  
陂野之間識者以爲不祥靖康初虜騎犯闕果  
符納土獻土之讖

宣和初收復燕山以歸朝金民來居京師其俗  
有臻蓬蓬歌每扣鼓和臻蓬蓬歌之音爲節而  
舞人無不喜聞其聲而效之者其歌曰臻蓬蓬

外頭花花裏頭空但看明年正二月滿城不見  
主人翁本虜讖故京師不禁然次年正月徽宗  
南幸次年二聖北狩又有伎者以數丈長竿繫  
椅於杪伎者坐椅上少頃下投於小棘坑中無  
偏頗之失未投時念詩曰百尺竿頭望九州前  
人田土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更有收人在  
後頭此亦虜讖而兆禍可恠

徽宗崇寧間曾夢青童自天而下出玉牌上有  
字曰丙午昌期真人當出上覺默䟽於簡札謂

丙午年是昌盛之時真仙當降乃預製詔書具陳夢意令天下尋訪異人以詔揭于寶籙宮然四方了無異人至乙巳冬內禪欽宗卽位意當丙午之期矣而次年金人犯順有北狩之禍徽宗北行每語青童夢恠其無驗後乃悟曰豈丙午是猖獗之期而女真之人出也蓋事未經變不能悉其婉言

道教之方盛也一時詔命章表皆指佛爲金狄焉試舉其略政和元年四月詔曰朕每澄神默受帝命訂正訛俗閔中華被金狄之教盛行而至真之道未正宣和三年十一月詔曰噫金狄胡風陰邪之氣源流派分使信者以寂滅爲樂豈非陰氣襲而陽魄散耶林靈素凡四五表皆以金狄爲語如賀神霄降云蠢金狄之成羣于丹霄之正法如謝駕幸寶籙院聽講大洞經云幸際玉霄之主是膺金狄之風又云金狄至而華風變又云期消金狄之魔而宣和元年道德院方奏金芝生車駕幸觀因幸蔡京家鳴鸞堂置



酒時蔡京有詩徽宗卽席賜和曰道德方今喜  
迭興萬邦從化本天成定知金帝來爲主不待  
春風便發生其後女真起海上滅遼陷中原以  
金爲國號識金狄之禍而金帝之來不待春風  
蓋虜以靖康元年冬犯京師以閏十一月二十  
五日城陷時太史預借春出土牛以迎新歲竟  
無補于事而徽宗賜和之詩甚符其識可勝歎  
哉

徽宗遜位前一年中秋後在苑中賦晚景一聯

云日射晚霞金世界月臨天宇玉乾坤寫示宰  
臣甚爲得意皆稱贊取對精切格韻高勝聖學  
非從臣可及然次年戎馬犯順國號金亦先兆  
金世界

徽宗召天下道術之士海陵徐神翁好寫字與  
人多驗蔡京得東明二字皆謂東明乃向日之  
方可卜富貴未艾後京貶死潭州城南五里外  
東明寺

筆記徽宗嘗乘輕舟泛曲江有宮嬪持寶扇乞

書者上攬筆亟作草書一聯云渚蓮參法駕沙  
鳥犯鈎陳俄復取筆塗去犯鈎陳三字曰此非  
佳語此聯實李商隱陳宮詩亦不祥之讖  
張世南宦遊紀聞程公衡字子平沙隨之父知  
音律宣和間市井競唱韻令程曰五聲皆往而  
不返不祥也後二帝播遷建炎初唱柳葉曲程  
又曰當有姓劉人作亂後數年僞齊竊據中原  
載沙隨家集中

周輝清波雜誌建炎初臣僚論帝姬或者謂非

姓氏之姬乃姬侍之姬此尤不可豈有至尊之  
女而下稱姬侍乎若以爲避忌政和間主字乃  
主簿書之主非國主家主之主也先是主字一  
切除去民間有無主之說又言姬者饑也亦用  
度不足之讖乃詔改正及政和二年蔡京三人  
相時建請改公主爲帝姬郡主爲宗姬縣主爲  
族姬議者謂周姬猶齊姜宋子也是時國女改  
從周姓故靖康初悉罷之

高宗繇康邸使虜庭開大元帥府於相州諸路

文書申帥府或曰康王或曰靖王有解拆靖康二字乃立十二月而立康王祥契昭灼如此高宗自相州提兵渡河初程宿頓問地名以新興店對幕府進言大王治兵討賊行紹大統而初宿新興天意若曰宋室中興其命維新且以太平興國中宋捷之語爲證紹興辛巳視師江上至無錫幸惠山酌泉泉上有汲桶桶間書吳安二字吳安闍隸姓名也侍衛者偶見之喜謂吳地可安皆佳讖矣

西湖志崔子玉唐貞觀間爲磁州滏陽縣令有異政民立生祠旣卒爲神于其土靖康間高宗爲康王避金寇走鉅鹿馬斃冒雨獨行值路三岐莫知所往忽有白馬導之暮至祠下有土馬赭汗如雨因假寐廡下夢神人以杖擊地促其行白馬復導至斜橋谷會耿南仲來迎馬忽不見及卽位復夢神將白羊饋之曰得孝子實兆孝宗孝宗以癸未改元未羊也

趙彥衛雲麓漫抄金鼈在台州臨海一獨峰坡

施鬱茂若鼇背然正與柵浦相對紹興三十二年始賜額先是有人題詩云牡蠣灘頭一艇橫夕陽多處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同向金鼇背上行高宗覽之以爲詩讖求其人不可得御坐一竹椅寺僧遂別造黃帽以蒙之壁間有詩云黃帽當年駕舳艫東浮鯨海出三吳中興事業風波惡好作君王座右圖不著姓氏

宋史建炎三年四月鼎州桃源洞大小巨石隨流而下有文曰無爲大道天知人情無爲窈冥神見人形心言意語鬼聞人聲犯禁滿盈地收人覓金石同類類金爲變恠者也

西湖志舊傳讖記有云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海門一點巽峰起五百年間出帝王或云晉郭璞作錢氏有國時不欲其語聞之中國更其末句云異姓王蘇子瞻表忠觀碑特表其事首曰天目之山茗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蓋全用讖語也

太祖次陳橋驛從仁和門入高宗由海道過杭

聞縣名仁和甚喜曰此京師門名也駐蹕之意始此

先是徽宗夢錢武肅王乞還兩浙舊疆甚懇且曰以好來朝何故留我我當遣第三子居之覺而與鄭后言之鄭后曰妾夢亦然果何祥也須臾韋妃報誕卽高宗也旣三日徽宗臨視抱膝間甚喜戲妃曰酷似浙臉蓋妃籍雖貫開封而原占于浙豈其生固有本而錢王壽八十一高宗亦壽八十一以夢讖參之良不誣矣

孝宗旣退重華宮羣臣請以聖誕爲重明節有術者以拆字名歎曰重華重明非佳名也其文皆二千日至甲寅而孝宗上升正合其數時有猷道僧者狀不慧而巧發竒中甲寅春召見重華道僧曰今日六月也好大雪侍璫咸笑爲狂至季夏八日而至尊厭代宮中皆縞素焉

理宗時宮中繫前後掩裙名曰上馬裙又以粉點眼角名曰淚妝一時皆效之其掩泣上馬北

行之讖民間賤珠翠而尚琉璃亦流離之也

白獺髓紹定初御街中瓦前賣糰子者目爲三  
火下店如此兩三處先因鄭德懋家遺火焚燒  
中瓦及御街數千家時有也紅佳麗地灰塵瓦  
礫場之語後三年間中瓦後娼戶李博士家遺  
火焚燒中瓦及大街十餘家是夜在家飲酒者  
府吏王德用連坐被罪至四年九月間李博士  
橋王德家遺火自北而南焚燒至前湖門外方  
家峪山亦僅五十餘里宗廟百司一夕殆盡中

瓦又爲灰燼此三火之讖明矣王德取斬是時  
守臣林介殿帥馮榘步師王虎因是罷去

西湖志度宗時天目山崩讖者曰天目崩地脉  
絕潮不應水脉絕國事去矣或有爲之詩云天  
目山前水啣磯天心地脉露渙谿西周冷浸孤  
陵月未必遷岐說果非

西湖志癸酉歲慶元秋試臨川龔孟鈗爲考官  
發策第一道中誤以一祖十三宗爲十四宗于  
是士子大闕劉制使良貴親至院外撫諭遂權

宜以策題第二道為首篇續撰其三久之始定于是好事者作隔聯云龔運幹出題疏脫以十三宗作十四宗劉制使下院調停用第二道為第一道明年秋度宗賓天于是十四宗之語遂驗

西湖志度宗崩幼君諒陰榜第一名王龍潭二名路萬里三名胡幼黃行都為之語曰龍在潭飛不得萬里路行不得幼而黃醫不得

遂昌錄宋季琴士汪水雲者工於詩杭城未破

其詩有曰西塞山邊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南人隋淚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遂為宋亡詩讖

事文類聚王文穆欽若未第寒窘依幕府家時章聖以壽王尹開封一日晚過其舍左右不虞王至亟取紙屏障風王顧屏間一聯云龍帶晚煙離洞府鴈拖秋色入衡陽大加賞愛曰此語落落若有香氣何人詩也對曰某門客王欽若王遽召之一見欽若風采其後信任頗專致位

上相風雲之會實基於詩

青瑣集王元之嘗作龜鶴詩云埋瘞肯同鸚鵡  
冢飛鳴不到鳳凰池其文學才藻登金門步玉  
堂不爲難然竟不至其地

事文類聚江南李覲召試制科嘗作詩云人言  
落日是天涯望斷天涯不見家已恨碧山相掩  
映碧山更被莫雲遮此詩有重重障礙意恐時  
命不偶後果如其言

張虞進士第一人登科期集於興國寺題詩句

於壁曰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有  
人續云君看姚暉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後  
果終於京官

魏公作喜雪詩云危石蓋深鹽虎陷老枝擎重  
玉龍寒人謂公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寇萊公方貴時送人使嶺南作詩云到海只十  
里過山應萬重及貶雷州吏呈圖經問取海幾  
里吏曰十里則是南遷之禍已見於詩

事略寇準爲巴東令巴東有秋風亭準拆韋應



物一言爲二句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識者知其大用

上饒鄭氏在宋極盛一日揭對聯堂柱半壁金花春宴罷堆牀牙笏早朝歸自是在朝縉紳相繼歸林則罷歸之識也

梁克家嘗館于東齊梅花忽開作詩云九鼎燮調終有待百花羞澁敢言芳紹興中果狀元及第人以爲詩識

青箱雜記王禹偁徙蘄州到任謝上表曰宣室鬼神之間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文已期身後李淑到河中府謝上表曰長安日遠戴盆之望徒深宣室夜闌前席之期不再王陶再來河南府謝上表曰田園僅足二疏那見其復來羽翼已成四皓寧聞於再起三公表意一同到任未幾皆卒遂成語識

墨莊漫錄東坡知徐州作黃樓未幾黃州安置爲定帥作松醪賦有云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俄貶惠州移儋耳竟入海矣在京師送

人入蜀云莫欺老病未歸身玉局他年第幾人  
比歸果得提舉成都玉局觀三事皆讖也

**墨莊漫錄**安惇處厚初謫潭州過儀真見客河  
亭有一丐者遽前言有戲術願陳一笑安欣然  
延禮丐者求一硯及素筆幅紙香爐乃取土以  
唾和呵之成墨又取土呵之悉成薰陸焚之芬  
馥乃研墨謂安曰吾不能書命小吏持筆題詩  
曰佳人如玉酒如油醉臥鴛鴦帳裏頭咫尺洞  
庭君不到長生不死最風流處厚讀之不曉將

過洞庭日被命鑄消官資放歸田里乃悟前詩  
爲讖丐者必異人也

**翰苑名談**宋杭州太守何中正初及第時聞郭  
從周精卜求占之從周贈以詩云三字來時正  
月圓一麾從此出秦川錢塘春色濃如酒貪醉  
花間臥不還三字知制誥也後中正果於八月  
十五日除知制誥貶秦州改杭州卒

**明清揮麈餘話記**周美成以待制提舉南京鴻  
慶宮自杭徙居睦州夢中作長短句瑞鶴仙一

閱既覺猶能全記了不詳其所謂未幾方臘起周方還杭州而道路兵戈已滿僅得脫死始入錢塘門但見杭人蒼黃奔避如蜂屯蟻沸視落日半在鼓角樓簷間卽詞中所謂斜陽映山落歛餘霞猶戀孤城欄角者應矣美成舊居既不往是時無處得食饑甚忽稠人有呼待制何往者視之鄉人侍兒也且曰日昃必未食能捨車過酒家乎美成從之驚遽間連引數杯散去腹枵頓解乃詞中所謂凌波步弱過短亭何用

素約有流鶯勸我重解繡鞍緩引春酌之句驗矣飲罷覺微醉徑出城北江漲橋諸寺士女已盈不能駐足獨一小寺經閣偶無人遂宿其上詞中所謂上馬誰扶醒眠朱閣是應矣既絕江居揚州傳聞方賊已盡據二浙將涉江之淮泗因自計方領南京鴻慶宮有齋廳可居乃挈家往焉則詞中所謂念西園已是花深無地東風又惡之語應矣至鴻慶未幾以疾卒別任流光過了歸來洞天自樂又應於身後矣美成平生

論言 卷五  
好作樂府將死之際夢中得句而字字俱驗卒  
章又應於身後豈偶然哉

西湖志韓侂胄嘗以冬月攜家遊西湖遍覽南  
北兩山之勝末乃置宴南園族子判院與焉有  
獻牽絲傀儡爲土偶負小兒者名爲迎春黃胖  
韓顧族子曰汝名能詩可詠之卽賦一絕云脚  
踏虚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綫斷兒  
童手骨肉都爲陌上塵侂胄怫然不終宴而歸  
未幾禍作遂成骨肉陌塵之讖

西湖志似道嘗於湖中作絕句云寒食家家插  
柳枝留春春亦不多時人生有酒須當醉青塚  
兒孫幾箇悲殆所謂朝不謀夕者未幾遂有漳  
州之行

西湖志嘉泰元年辛酉三月二十八日火延燒  
御史臺司農寺將作監進奏文思院太史局皇  
城司法物庫及軍民五萬二千四百家綿亘三  
十里凡四晝夜乃滅其時術者言年號嘉之文  
如三十五萬口泰之文如三月二十八又都民

市語多舉紅藕二字藕有二十八絲紅者火也  
皆爲讖云

西湖志賈似道嘗齋雲水千人其數已足有一  
道士衣裾襤褸至門求齋主者以數足不肯引  
入道士堅求不去不得已於門側齋焉齋罷覆  
其鉢於案而去衆將鉢力舉之不動啓於似道  
自往舉之乃有詩二句云得好休時便好休收  
花結子在綿州始知真仙降臨曰綿州者蓋木  
綿庵之兆云

宋陸輔之吳中舊事潘勺字叔治登第爲吳興  
都掾絕意祿仕遍遊天下佳山水有鴈蕩百詠  
自號癸甲先生或問其故曰終始之義也後果  
以癸日卒甲日葬遂成癸甲之讖

搜神秘覽西川費孝先善軌革至和嘉祐間以  
術名有大若人王旻因貨殖至成都求爲卦孝  
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穀搗得三斗米  
遇明卽活遇暗卽死再三戒之旻志之及行塗  
遇大雨憇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

非此耶遂冒雨行未幾屋顛覆獨得免焉旻之妻已私鄰人計毒殺旻俟旻旣歸妻約其私人曰今夕新沐者乃夫也日欲哺呼旻洗沐旻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耶堅不從婦怒自沐夜半反被害旣覺驚呼鄰里共視遂被囚繫拷訊獄就不能自辯郡守錄狀旻泣言死卽疑但孝先所言終無驗耳左右以是語上達郡守守呼旻問曰汝鄰比何人曰康七遂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因謂僚佐曰一石穀搗

得三斗米非康七乎由是辯雪誠遇明卽活之

効

以下卦  
識三條

東軒筆錄唐堯知諫院費孝先爲作卦影畫一人衣金紫持弓箭射落一雞堯語人曰持弓者我也王丞相生於辛酉卽雞也必因我射而去位則我亦從而貴矣翊日抗疏以彈荆公又乞留班頗誼於殿陛主上怒降堯爲太常寺大祝監廣州軍資庫以是年八月被責堯歎曰射落之雞乃我也

李璋嘗令蜀人費孝先作卦影畫鳳立于雙劍  
上又畫一鳳據廳所又畫一鳳于城門又畫一  
鳳立重屋上其末畫一人紫綬偃臥四孝服臥  
于旁及璋死其事皆驗劍上雙鳳者璋爲鳳寧  
軍節度使也廳所者嘗知鳳翔府末年謫官郢  
州召還卒於襄州鳳臺驛襄州有鳳林闕也兩  
子侍行璋旣病久復有二子解官省疾至襄之  
次日璋薨四子縗服之應也

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拆字言人  
禍福無不奇中者名聞九重徽宗因書一朝字  
令中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卽視中人曰此非觀  
察所書也謝石賤術據字言今日遭遇卽因此  
字黥配遠行亦此字但未敢遽言耳中人愕然  
謂之曰但有所據盡言無懼石以手加額曰朝  
字離之爲十月十日字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  
人當誰書也一座盡驚中人馳奏翊日召至後  
苑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皆據字論說禍福  
俱有精理錫賚甚厚并與補承信郎四方求相

者其門如市有朝士其室懷妊過月手書一也  
字令其夫持問石謂朝士曰此閣中所書否曰  
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固知是公  
內助所書尊閣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  
上爲三十下爲一字也公官寄此常力謀遷動  
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爲撓耳蓋也字著水爲  
池有馬爲馳今池運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  
可動也又尊閣父母兄弟近身親人當皆無一  
存者以也字著人則是他字今獨見也不見人

故也又尊閣其家物產亦當蕩盡否以也字著  
土則爲地字今又不見土也二者俱是否曰誠  
如所言朝士卽謂之曰此皆非所問者但室以  
懷妊過月方竊憂之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三  
箇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兩旁二豎下一畫  
爲十三也石熟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恠固  
欲不言則官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  
請其說石曰也字著虫字爲虵字今尊閣所妊  
殆虵妖也然不見蟲蠱則不能爲害謝石亦有



薄術可為官以藥下驗之無苦也朝士大異其說固請至家以藥投之果下百數小蛇而體平都人益共神之而不知其竟挾何術也

以下字識五條

徽宗書問字筆勢兩直飛開命一隸持往召石密于側緘付之戒其到家方可發封隸歸奏上啓讀乃曰左看是君右看是君聖人萬歲遂補承信郎有道士聞其事亦以問字占石曰門雖大只有一口道士愕然蓋所住觀無他黃冠唯童僕數輩猶未以為奇復書噐字倩俗人往占

曰人口雖多皆在戶外於是大服之

高宗未登極時用杖就地上書一字令測石曰

土上一字王字也終王天下議都杭州書杭字

曰兀术又來兀术金國大酋也後果再至

江湖北紀聞

高宗一日寫春字命相之其上半體墨重石曰

春頭太重壓日無光時秦檜專權秦字春頭也

日君象也檜聞其言以為為已發恨之求其罪

竄遠州

謝石常遊丹陽見道姑行市中執巨扇大書拆

字如神石笑曰此術豈有勝我者何物老嫗敢爾呼入室書石字示之姑曰爲名不成得召却退逢皮則破遇卒則碎石視之不樂然心服其言明日訪所在無識之者蓋異人也建炎中石爲利路一尉武將王進邀之飲使拆其名石曰家欲走若圖事必敗時進以謀叛結黨欲發不以其語爲然將起亂之夕乳媪踰垣告官逮捕下獄始歎息曰悔不用謝石之言郡守疑石同謀而知反不告亦逮治坐削籍黥配蓬州後詢

王進鄉里乃滄州南皮且起於卒伍悉知道姑言石赴配所道復遇前道姑道姑靠山而立令石相之石曰人倚山而立莫非仙乎道姑批其頰曰爾以多口致累仍復然乎自爾黥迹盡滅

水東日記嘉定中有厲伯韶者俗稱賴布衣精地理之術至廣州爲林某家看其先隴以今中衰者由祖穴向稍偏斜所致因發地得石有文曰布衣厲伯韶爲林某葬此千載穀食之地後學淺識不可輕改徐視石與原土封微不同耳

遂揜之

羣譚採餘淳熙已酉哲宗倦勤詔以北宮爲重  
華宮光宗旣登極羣臣奉表請以誕聖日爲重  
明節重華重明非佳名也其文皆二千日兆在  
是矣旣而甲寅之事果如其言此與太平興國  
一人六十之讖無異豈數乎抑符合之偶然也

羣譚採餘蘇子瞻謫儋州以瞻與儋相近也子  
由謫雷州以雷字下有田也黃魯直謫宜州以  
宜字類直字也此章子厚駮謔之意時有術士

曰儋字從立人子瞻其尚北歸乎雷字雨在田  
上承天澤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乃直字有蓋  
棺之義魯直其不返乎後子瞻歸至毘陵而卒  
子由退老于潁十餘年魯直竟卒于宜

秦觀字少游號太虛高郵人與蘇黃齊名嘗于  
夢中作好事近一詞云山露雨添花花動一山  
春色行到小谿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  
龍蛇夭矯挂晴碧醉臥古藤陰下杳不知南北  
其後以事謫藤州竟死於藤此詞其讖乎

諸詩 卷五 三十一  
蔡京臨卒前一日詞曰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  
外無家如今流落向天涯夢回玉殿幾度宣麻  
只因貪寵戀榮華便有如今事也此調不成話  
况京死年八十此必惡之者托名爲之也後見  
宣和遺事載有此詞乃西江月也月餘京卒可  
謂識也遺事詞曰八十衰年初謝三千里外無  
家孤行骨肉各天涯遙望神京泣下金殿五曾  
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謾繁華到此畚  
成夢話

岳武穆至金山僧道月送之登舟囑云風波亭  
下浪滔滔千萬留心把舵牢謹備同舟人意反  
將身推落在波濤又曰將軍此去莫心焦未審  
金牌氣怎消滾滾風波須仔細牢心把舵要堅  
牢秦檜果陷飛於風波亭下遂爲詩讖

常山道傍神祠中有詩云茶蘼香夢怯春寒人  
掩重門燕子閑敲斷玉釵紅燭冷計程應說到  
常山此鄭亦山詩也聞其題詩之夕妻在家亡  
蓋斷釵讖也

元

平江記事天曆巳巳平江十字翼萬戶府初構正衙解巨木中分有天下太平之王六字其大如斗字畫相連如纜不斷眾皆以爲瑞符識者云此木妖也是歲思刺萬戶卒明宗暴崩明年庚午改元至順壬申有文宗寧宗之變○愚按此解非也我高皇帝生於天曆戊辰明年巳巳平江鋸木遂有天下太平之王六字則高皇帝巳生一年矣太平天子茲非瑞讖耶

西湖志元文宗生年甲辰紀元天曆當時引陶弘景負屐飛天曆終是甲辰君之語以爲受命之符

西湖志或問宋國祚於邵子邵子對以五更頭蓋謂五庚申也而元讖亦曰大元之後有庚申順帝庚申生纔六庚耳

田汝成西湖志行春橋宋時爲左將軍教場有馬三寶墓不知何代人葬教場內嘗欲去之有黑蜂數百出墓中不可近至元十五年六月軍

廝名狗兒者掘發之得鐵券一題曰鴈門馬氏  
葬橫衝橋至元十五六狗兒壞我屋其定數如  
此

元相哥丞相元名桑哥拜相後延術者書桑字  
令測曰今已作相但欲知相位日月久近曰木  
字十八字也上有三箇十字在相位當有四十  
八箇月桑哥不滿遂更名相哥復書相字令測  
曰日字橫看又是四字若是則橫直只四十八  
箇月至元辛卯正月敗時其言果驗

張士誠委弟士信爲丞相守杭後復令潘元明  
取弟回姑蘇謀國時士信專用黃敬夫蔡彥文  
葉得新然三人黃書生蔡業醫葉星士也吳中  
因作十七字詩丞相做事業專用黃蔡葉一夜  
西風起乾癟至吳元年九月初八日癸未是日  
西風大將軍徐達攻破姑蘇從西門進兵擒士  
誠等始知爲讖

讖語卷五 終

讖語卷六

明豫章郭子章彙編

明西蜀張養正訂校

大明

元世祖初營宮殿命正殿榜曰大明殿門曰大明門門左曰日精右曰月華遂為本朝大明之應

高皇帝命懿文太子及建文帝作新月詩太子詩曰初三初四尚朦朧不似銀鈎不似弓

誰把玉環敲兩段半沈滄海半浮空 建文帝

詩曰誰將玉指甲搯作天邊痕影落江湖裏魚

龍不敢吞 高皇帝不悅其後 太子早卒

建文帝不終此詩讖也 高皇帝復爲新月詩

曰誰將玉爪指長空萬里山河一樣同映水有

鈎魚怯釣銜山無箭鶴疑弓清光未放雲霄外

素影遙分宇宙中輪滿待逢三五夜九州四海

照無窮遂爲千萬載 神子 聖孫詩讖

正統十三年彭時及第當上表謝 恩之日以

起早隱几睡重不寤竟不及上殿時謂元首失

了明年 駕臨虜庭遂成失元首之讖

景泰辛未狀元柯潛人謂柯與哥同音未幾

英廟南還退居南宮遂成哥潛之讖

餘冬序錄景泰間洛陽兩農訟一石於府一云

已耕而得之一云出已土中知府令舁石來視

則有刻曰大明景泰乙亥知府虞廷璽爲我復

興此窩其時正乙亥府主南鄭虞廷璽也鄭意

康節窩遂爲建祠



武宗崩大學士毛澄迎 世廟駕至藁城過橋  
偶爾橋崩有碑出焉碑文曰橋崩天子過碑出  
狀元來毛乃弘治癸丑狀元

肅皇帝諭輔臣夏言曰朕思 皇考廟名似未  
妥太宗百世不遷名曰文世室 皇考必且敦  
讓且世字可爲宗號加于 皇考徒擁虛名朕  
非敢儉于親恐貽後議耳朕欲止稱 獻皇帝  
廟以別宗稱言䟽按禮天子諸侯始祖廟曰太  
廟若昭穆羣廟親盡迭遷惟有功德者別立廟

祀名曰世如周之文武世室是也 皇考篤生  
皇上雖比跡商周之契稷而前有 文皇旣稱  
太宗義當尊讓後有聖帝必爲世宗理宜虛竢  
是宗世二稱 皇考在天之靈必不欲當况世  
之上不冠以謚下又不承以宗考之前古亦未  
經見今欽定爲 獻皇帝廟庶義明禮正而萬  
世之公議始定 上曰所議足見忠敬命付史  
館其後 肅皇帝果稱世宗夏言聖帝世宗之  
對遂爲語讖

西湖鎮海樓舊名朝天門元至正間平章康里慶童改爲拱北樓 皇明洪武八年行省劉王兩參政者失其名改爲來遠樓旣榜揭遣拆字人張乘槎者往視之槎曰三日內主哀喪之事如期王母死劉以曆日紙坐法王延乘槎問故對曰來帶喪形遠從哀帶哀形旁之兩點相續者淚形也頃之參政徐本改爲鎮海樓

俗傳讖語云江潮拍岸生妃子湖水平堤出狀元然拍岸平堤往往有之未必證驗也杭州所產皇后二人皆自妃位而起加贈謚者宋仁宗主母李氏侍真宗位止司寢仁宗卽位累進宸妃旣薨追贈皇太后謚章懿升祔太廟 皇明成化間 孝惠皇太后邵氏 睿宗獻皇帝母也先以淑媛侍 憲皇 今上登極始上冊寶所謂妃子之讖不有證乎

西湖志于肅愍公少有大志出語不凡八九歲時衣紅衣馳馬有鄰長者呼其名爲戲之曰紅孩兒騎馬遊街公應聲曰赤帝子斬蛇當道聞

者驚異長補錢塘縣學生家有文文山像一幅  
懸置座側爲之贊曰嗚呼文山遭宋之季狗國  
忘身舍生取義氣吞寰宇誠感天地陵谷變遷  
世殊事異坐臥小閣困于羈繫正色直辭久而  
愈厲難欺者心可畏者天寧正而斃弗苟而全  
南向再拜含笑九泉孤忠大節萬古攸傳我瞻  
遺像清氣凜然然斬蛇狗國遂爲成仁之讖  
孫忠烈曾于官中廳事掘一古鏡有篆文云光  
昭洪運忠扶日月後果死寧庶人之難

**蘇談**王其正統中爲東平州判官濬水於古堤  
下得一壙有石誌曰前卦吉後卦凶五百年後  
水來衝幸遇王州判移我葬河東王異之顧河  
東果有義冢乃移葬焉王陞知州笑曰前人止  
言我爲州判今至握印得無過乎竟終於官

**西湖志**李子陽旻以成化庚子解元癸卯冬將  
赴春闈友人鎖懋堅者送之賦正宮謁金門詞  
云人艤畫船馬鞍上錦韉催赴瓊林宴塞鴻聲  
裏暮秋天綠酒金杯勸留意方深離情漸遠到

言  
卷六  
五  
京廷中選今秋是解元來春是狀元拜舞在金鑾殿已而子陽果魁天下

張江陵公少年穎異父叔俱事遼王言公幼善對遼王出對曰兩條光棍頂天立地做人家指父叔言也江陵公對云一管毛錐治國安民扶社稷遂爲張氏枚卜之讖

陳眉公見聞錄盤門伍相神舊本立像况守至見之曰是何藝也爲易坐像旣而毀舊像中有一石刻字云若要子胥坐除非二兄過數之前

定如此

識語卷六 終

識語

卷六

六

諸言

卷六

六

國



